

## 論臺灣海陸客語的情態標記「會」<sup>1</sup>

The modality marker “voi<sup>33</sup>” in Taiwanese Hailu Hakka

遠藤 雅裕

Masahiro Endo

中央大學

Chuo University

**Abstract:** Modality denotes the subjective attitude represented by a participant for the propositions or situations of sentences. *HUI*(會), the multiple morpheme in Sinitic languages (=Chinese), can represent modality. Syntactically it is located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predicate verb as an auxiliary verb. Semantically it must be true that *HUI* in Standard Chinese denotes ability (dynamic modality) and possibility (epistemic modality). *VOI* (voi<sup>33</sup>會) in Taiwanese Hailu Hakka and *HUI* are both cognate morphemes, with the former almost similar to the latter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According to Fan (2016), we can find six semantic features for *HUI*s in Sinitic languages. These are mental ability, epistemic necessity, objective necessity, schedule-based future, good-quality ability, and habitual tendency. However,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VOI* are broader than those of other *HUI*s. We have classified the semantic features into three approximate categories. These are ability (including mental ability, physical ability, good-quality ability, root possibility and habitual tendency), possibility (including epistemic necessity, objective necessity) and irrealis (including schedule-based future). Physical ability, root possibility and irrealis are not included in Fan (2016). Our analysis of *VOI* also can suppor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UI*,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analysis of *Zhuzi Yulei* (朱子語類, A classified collection of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proposed by Jiang (2007). This denotes: (1) ability > (2) root possibility > (3) objective necessity > (4) epistemic necessity / (1) ability > good-quality ability. We can also elaborate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VOI*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Fan (2016).

**Key words:** Sinitic languages, Hakka, modality, grammaticalization, *hui(voi)*

### 前言

情態(modality)這個範疇指的是參與者對句子所表達的命題或狀況的主觀態度。漢語共同語(普通話)的常用多義詞「會」也算是一個情態標記。很多學者均已對此從共時層面或從歷時層面予以考察取得了豐碩成果。大致可以說,「會」表示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以及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如, Chao 1968:736、朱德熙1982:62-63、呂叔湘編1999:278-279等)。比如,

劉月華等(2001:184-185)指出它表示「經過學習而後具有某種能力」也表示「可以實現」。

臺灣海陸客語<sup>2</sup>亦有與此同源的標記「voi<sup>33</sup>會」<sup>3</sup>。筆者在田野調查當中感覺到其使用頻率比漢語共同語高，如：

(01) fɔŋ<sup>53</sup> sam<sup>53</sup> tseu<sup>35-33</sup> toŋ<sup>53</sup> tʰiam<sup>35</sup> m̩<sup>55</sup> voi<sup>33</sup> tʰin<sup>53</sup> tʰuŋ<sup>53</sup> le<sup>53</sup> 張三跑得累得不能動。

張三<sub>[人名]</sub> 走跑 當很 恹累 唔不會 □動動 了。

(02) voi<sup>33</sup> to<sup>21</sup> sam<sup>53</sup> ŋiet<sup>32</sup> le<sup>53</sup> 快到三月了。

會 到 三月 了。

據鄭縈(2003)等先行研究，臺灣海陸客語的「會」和漢語共同語相同大致有兩種詞義：一種是能力義（動力情態），另一種是可能性（認識情態）。其實，如上所示的句子的「會」不完全符合漢語共同語的情況。比如，就例句(01)而言，漢語共同語使用「能」，海陸客語則使用「會」。要表達這種事件時，漢語共同語一般不能使用「會」。例句(02)表示將要發生的事件，但漢語共同語的「會」也沒有此義，這時一般要用「要」字。

本文主要參考蔣紹愚(2007)以及范曉蕾(2016)等先賢研究對於海陸客語的「會」做了初步的考察，發現它除了與漢語共同語相同的詞義（心智能力、認識必然、條件必然、計畫性將來、高質能力）以外，還有“慣常傾向”“生理能力”“條件可能”以及“未然”等漢語共同語所沒有的詞義，涵蓋情態範疇以及部分體貌（或時制）範疇。

另外，范曉蕾(2016)探討了漢語族語言（Sinitic languages）中的官話、吳語、閩語、粵語、贛語的「會」類情態詞，而沒有討論客語。因此本文亦可為此補充客語材料。

## 1. 語料來源

首先介紹一下本文使用的海陸客語語料。語料來源有兩種：一種是由筆者在新竹縣進行的田野調查中所得到的<sup>4</sup>；另一種是臺灣出版的反映現代海陸客語的刊物。前者通過漢語共同語進行調查，採取了將漢語共同語的句子翻譯成海陸客語並請合作人判斷筆者所造的海陸客語句子等方式。後者有王湄臺編(1962a)《新客話課本》以及王湄臺編(1962b)《新客話課本：羅馬字注音》（兩者均簡稱《新客》）、劉楨文化工作室編(2000)《一日一句客家話：客家老古人言》（簡稱《一日》）等。這些語料的詳細內容如下。

《新客》是天主教華語學院出版的海陸客語的課本，有漢字版本（王湄臺1962a，第一本共114頁、第二本共118頁）以及羅馬字版本（王湄臺1962b，第一本共112頁、第二本共118頁）兩種<sup>5</sup>。據筆者的初步調查，羅馬字版的書寫系統基本上符合Rey(1926)《客法大辭典》的羅馬字系統，還按海陸客語的音系加以調整。兩種版本，除了字句有小小的出入之外，內容相同，是由描寫家庭、

學校以及教堂裡的日常會話部分（共33課）以及散文部分（共14課）構成的。根據漢字版本的前言，課文除了由編著者親自撰稿之外，還有一部分是由B. Mendiburu S. J.所編的《華語課本》以及高級小學課本等內容翻譯而成的。文中引用例句時，加了一些調整，即，統一用字並根據羅馬字版本加上IPA，以便與其他語料的例句對比<sup>6</sup>。《新客》沒有漢語共同語的對譯。因此筆者將例句翻譯成漢語共同語。例句末標註漢字版本的頁數。

《一日》是海陸、饒平、四縣、詔安等臺灣客語與華語對照的會話課本。海陸部分共有30課，共30頁。會話題材是一個村莊家族的日常生活。課文沒有注音，但附有錄音。筆者根據其錄音調整了原文的字詞並給它加上了IPA。漢語共同語的對譯採用原文。

本文所有的海陸客語例句的第一行是IPA（聲調以五度法來表示），第二行是漢字。有音無字的或字不確定的音節以「□」來表示（本文盡量迴避使用假借字與訓讀字）。如有語義與漢語共同語不同的詞或有音無字詞，在其字旁以小字附上其語義。例句中的括號( )表示其中的字詞可以省略，括號{ / }則表示可任意選擇其中一個字。\*表示不成句。每句附上漢語共同語的對譯。

除此之外，本文還討論Schaank(1897) *Het Loeh-foeng-dialect*（簡稱《陸豐》）的「會」<sup>7</sup>。因為該書描寫的十九世紀的印尼西加陸豐客語與臺灣海陸客語之間有系統關係。印尼陸豐客語分布於印尼加里曼丹島（婆羅洲島）西加里曼丹地區三發(Sambas)，其原鄉為清代的廣東省惠州府陸豐北部以及潮州府惠來、普寧、揭陽、豐順等地(Schaank 1897:1)。客家移民遷入此地的高峰期為十八世紀中葉（李小華2014:51、松村2017:37）。印尼陸豐客語的原鄉與入墾時期與海陸客語的大致相同（吳中杰2012<sup>8</sup>、劉還月2001、盧彥傑2006）。可以說廣東該地區的客家人幾乎在相同的時期有一批移民到印尼，另一批移民到臺灣。印尼陸豐客語的聲韻調、詞彙以及語法等語言本身的特點也大部分與海陸客語平行。因此可以認為他們的語言應有共同基礎，因此本文將《陸豐》當做海陸客語的補充資料。《陸豐》共有226頁，有六章，即：第一章（序文、音系）、第二章（代詞、例句）、第三章（情景會話）、第四章（詞彙集）、第五章（同音字表）、第六章（與其他方言的比較）。會話以及詞彙集部分均無漢字。例句約有1230個（包括詞匯集的例句在內）。

## 2. 文獻回顧

先賢研究可分為個別語言的共時與歷時研究與跨語言的綜合性研究。我們現在回顧一下客語「會」的研究以及其他類型的研究。

### 2.1. 對於客語「會」的先行研究

對客語「會」的先行研究其實不算有很多<sup>9</sup>。根據這些先行研究，「會」的詞義大致分為三種，就是“能力”義、“可能性”義、“將來時”義。先說結論，二十世紀的先行研究，即Kleine Hakka-Grammatik (1909)和Hashimoto(1973)分析出這三種詞義<sup>10</sup>，而二十一世紀的劉英享(2000)與鄭縈

(2003)沒有討論第三項的“將來時”義<sup>11</sup>。下面一一介紹較詳細的內容。

對客語情態詞「會」的最早的研究應該算是巴色會(Basel Mission)的*Kleine Hakka-Grammatik* (1909)<sup>12</sup>。根據Chappell & Lamarre(2005)的研究，這本最早的客語語法書有反映香港新界與深圳一帶客語的可能性。該書大致將「噲」(=會)的詞義分為will(將來時)與can(能力)(Chappell & Lamarre 2005: 109)。這個詞義特點與Li & Thompson(1981)所描寫的漢語共同語「會」的詞義平行。

Hashimoto(1973)是一本相對早期的綜合性專書，主要討論廣東梅縣客語的音系、詞彙、句法。其中他討論voi(「會」)。他指出「會」的詞義有三種，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義、“能力”(ability)義以及“將來時”(simple future)義(Hashimoto 1973: 504, 508)。總之，這兩者只是簡單地描寫「會」的詞義與用法，而沒有深入探討其功能。

劉英享(2000)專門討論臺灣東勢客語的情態詞「會」與「愛」，是在這個領域較為完整的研究成果。他對「會」的詞義，先分析為動力情態與認知情態(“知識可能性”)兩種，再把動力情態分為“能力”(ability)與“根義可能性”(root possibility)。“根義可能性”是由“能力”語法詞素(grammatical morpheme)引申出來的。他還指出東勢客語的語料中有歧義的例子，就是有些「會」一方面可以解釋為“能力”義，另一方面可以解釋為“可能性”義。如：「這隻雞嘛真會生卵。」(This hen has great ability in producing eggs. /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hen produces many eggs.) (劉英享2000:52)。他認為這些「會」表示“根義可能性”。但Bybee, Perkins & Pagliuca(1994)所定義的root possibility指的是實現某種事件的一般性的動力(包括內在於施動者的和外在於施動者的)，而且語義詞素(gram=grammatical morphemes)的指向是施動者的。如上所示的第二個解釋則表示「會」承擔的功能是表示說話者的判斷。因此可以認為「會」實際上具有“能力”義與“可能性”義兩種。

鄭綮(2003)是跨語言的綜合性研究，從歷時層面以及共時層面全面討論漢語共同語、閩南語、客語等的情態詞系統，其中將客語<sup>13</sup>「會」的詞義分類為“能力義”(動力情態)與“推測義”(認知情態)兩類。而她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要」類情態詞進行的，因此對「會」類情態詞分析得不深入。

## 2.2. 其他類型的先行研究

下面總結一下歷時研究的蔣紹愚(2007)以及語義地圖研究的范曉蕾(2016)。這些先行研究是本研究的主要框架。

蔣紹愚(2007)從歷時層面分析了「解」「會」「識」等情態詞並考察了其語法化路徑。他將「會」的詞義分為如下五種：

會1：具有發出某類動作的能力。謂語所指的動作是類指性的(generic) (p.3)。

會2：善於。充分具有某種能力(p.4)。

**會3**：能夠做某件事。謂語所指的是某種具體動作，是非類指的事件(p.4)。

(03) 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

只有周室人能這樣說。<sup>14</sup>

《朱子語類》(引自蔣紹愚2007:5)

(04) 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

人如果讀《左傳》讀得熟，實在能夠趨利避害。

《朱子語類》(引自蔣紹愚2007:5)

**會4**：表示條件和結果的邏輯關係。主語具備了某種條件，就會出現謂語所示的這種結果。具有一種必然性(p.6)。

(05) 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草鞋，便會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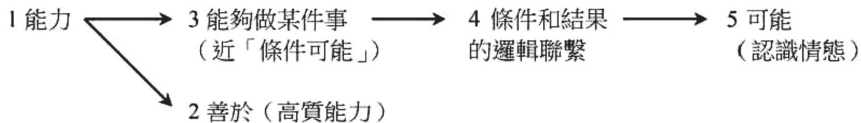
比如去臨安府，路的方向正確的話，一穿上草鞋就會到。

《朱子語類》(引自蔣紹愚2007:6)

**會5**：可能。表示在某種條件下，可能發生某種情況，帶有或然性(p.6)。

他指出「會」的語法化途徑的第一個步驟是由“知曉”義動詞演變為類指(generic)的表能力標記「會1」。然後再發展為「會2」以及非類指的“能力”義標記「會3」等(參看圖1)。

圖1 「會」的語法化路徑(蔣紹愚2007:7、下圖引自范曉蕾2016:217)



范曉蕾(2016)基於跨語言(包括南北官話、吳語、粵語、贛語、閩語以及英語、葡萄牙語等其他語言)的考察，將漢語族語言助動詞「會」的詞義分為如下六種。

[1] **心智能力(mental ability)**: 即, 技能(skill)。如, 「他會說英語」。具有高穩定性以及無條件性。不包含一般由助動詞「能」來承擔的“生理能力”(physical ability)。“生理能力”穩定性低, 具有有條件性。

[2] **認識必然(epistemic necessity)**: 有將然性, 一般用於推測將來事態, 如, 「你穿這麼少, 會感冒的」(p.206)。

[3] **條件必然(objective necessity)**: 符合慣常(habitual)範疇的定義, 屬類指(generic)範疇, 是一種動力情態。表示「以外在或內在於參與者的客觀境況為促成條件(即特定條件), 事態的實現具有必然性」(p.203)。如, 「北方的河冬天會結冰」。

[4] **計畫性將來(schedule-based future)**: 表示「事態依據計劃安排在特定的將來時間裡是確定要執行的」(p.205)。換言之, 「會」「要求有表達「特定的將來時間」的成分」(p.205)。如, 「禮

堂明天上午會有一個展覽」。這種「會」可以省略。表“將來時制”的「要」不需要「特定的將來時間」成份，因此「春節要到了」「公司要下班了」等句子能成立。這些句子則不能用「會」>(\*「春節會到了」「\*公司會下班了」) (p.205)。

[5] 高質能力(good-quality ability)：表示「強調做事的質量好」並「屬內在能力範疇中的強能力」 (p.206)

[6] 慣常傾向(habitual tendency)：屬於慣常範疇，表示所牽涉事態的實現沒有必然性，只有傾向性，「這隱含事態高頻發生，但不能預測事態何時出現」 (p.207)。如，績溪方言「兩個妹好會嚎」(你妹妹很容易哭)。漢語共同語的「會」無此義。

她根據如上所示的語義特點建構出如下所示的語義地圖並將各個語言的該情態標記所概括的語義範圍標在圖上(參看圖2)，還構擬了「會」類情態詞的語法化路徑(參看圖3)。

圖2 若干情態詞之語義地圖 (范曉蕾2016: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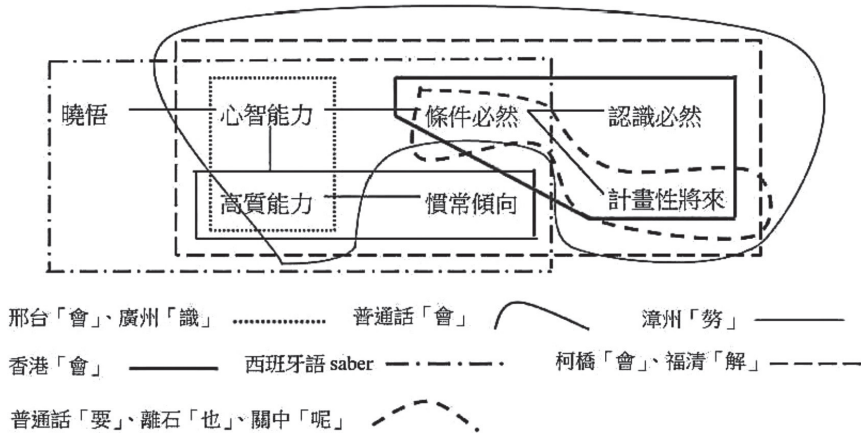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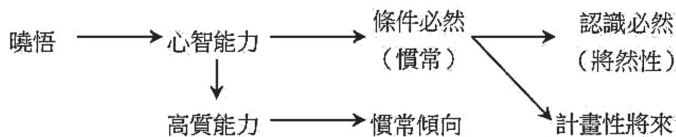


圖3 漢語「會」的情態義演變路徑 (范曉蕾2016:217)



如圖1以及圖3所示，蔣紹愚(2007)與范曉蕾(2016)構擬出的語法化路徑基本上相同。不同點是有兩點：范曉蕾(2016)多了兩條路徑(語法化為“慣常傾向”義與“計畫性將來”義)；范曉蕾(2016)沒有蔣紹愚(2007)的「會3」(條件可能)。

### 3. 海陸客語的「會」

本文參考如上所提的先行研究，經田野調查與文獻調查並分析，將海陸客語「會」的詞義大致分為“能力”義、“可能性”義、“未然”義三項。“能力”義指的是施動者以內在或外在條件能夠做出某事（包括類指和非類指事件）。這包括范曉蕾(2016)所定的“心智能力”“高質能力”“慣常傾向”“生理能力”“條件可能”（後敘）等功能。“可能性”義指說話者對命題的判斷，屬於認知情態範疇(epistemic modality)。根據Bybee, Perkins & Pagliuca(1994 :178-180)，認知情態範疇表示說話者對命題真實度的判斷。其真實度由possibility、probability到inferred certainty依次上升。真實度最高應為“條件必然”義，真實度相對低則為“認識必然”義。“未然”義則表示在某一個參照點尚未發生某事。這包括“計畫性將來”義。下面討論一下具體的例子。

#### 3.1. “能力”義

條件無論內在於施動者或外在於施動者，「會」均可表示施動者可以實現謂語所示的某種事情。范曉蕾(2016)將前者叫做“心智能力”與“生理能力”，而將後者叫做“條件可能”。前者相當於Bybee, Perkins & Pagliuca(1994)所提出的指向施動者情態(agent-oriented modality)類型的“能力”(ability)，後者相當於“根可能”(root possibility)的一部分。“根可能”包括內在於或外在於施動者的動力。“心智能力”與“生理能力”的區別在於其所指的事件是否類指性的。前者表示類指性事件，而後者則表示非類指性事件。“條件可能”所指的事件也是非類指性的。下面暫且分為類指事件（包括“心智能力”“高級能力”“慣常傾向”等）以及非類指事件（包括“生理能力”“條件可能”等）進行討論。

##### 3.1.1. 類指事件

例句(06)~(08)均表示有生(animate)的施動者經過學習獲得某種能力，因而實現某種動作的條件內在於施動者。其事件是類指性的。比如，「koŋ<sup>35-33</sup> zin<sup>53</sup> ŋi<sup>53</sup>講英語」（例句06）、「tso<sup>21</sup> hien<sup>55</sup> nə<sup>55</sup>做弦仔」（做胡琴）（例句07）、「fju<sup>35</sup> fjuŋ<sup>53</sup> kuet<sup>5</sup> ts'oi<sup>21</sup>煮中國菜」（做中國菜）（例句08）不是限定的事件，而是一般的事件。

(06) ŋai<sup>55</sup> voi<sup>33</sup> koŋ<sup>35-33</sup> zin<sup>53</sup> ŋi<sup>53</sup> 我會說英語。

我 會 講 英語。

(07) ŋi<sup>55</sup> voi<sup>33</sup> tso<sup>21</sup> hien<sup>55</sup> nə<sup>55</sup> mo<sup>55</sup>—— ŋai<sup>55</sup> voi<sup>33</sup> / ŋai<sup>55</sup> m<sup>55</sup> voi<sup>33</sup>

你 會 做 弦仔<sub>胡琴</sub> 無？

我 會。 / 我 唔 不 會。

你會做胡琴嗎？——我會/我不會。

(08) ŋi<sup>55</sup> voi<sup>33</sup> fju<sup>35</sup> fjuŋ<sup>53</sup> kuet<sup>5</sup> tshoi<sup>21</sup>, ŋoi<sup>33</sup> kuet<sup>5</sup> tshoi<sup>21</sup> voi<sup>33</sup> fju<sup>35</sup> mo<sup>55</sup>

你 會 煮 中國菜， 外國菜 會 煮 無？ 《新客》1, p.54  
 你會做中國菜，外國菜會做嗎？

據劉英享(2000)的研究，臺灣東勢客語表“能力”義「會」的主語（施動者）都是有生的。但海陸客語還有無生(inanimate)的施動者當主語。比如，例句(09)所示的「hen<sup>55</sup> sen<sup>53</sup>恆星」是無生的，但其實現謂語所示的事件在於它內部。換句話說，它本來備有發光發熱的功能。但這種例子應該不是表原型(prototypical)“心智能力”的。

(09) hen<sup>55</sup> sen<sup>53</sup>, ki<sup>55</sup> tsh<sup>33</sup> ka<sup>53</sup> voi<sup>33</sup> fat<sup>5</sup> f<sup>h</sup>ut<sup>5</sup> koŋ<sup>53</sup> lau<sup>53</sup> ŋiet<sup>32</sup>. 恆星它自己會發光也發熱。

恆星 佢它自家自己 會 發出 光 摻和 熱。 《新客》2, p.41

「toŋ<sup>53</sup>當」（很）、「tsh<sup>33</sup>盡」（很）、「ha<sup>21</sup>□」（更）等程度副詞置於「會」之前，就較容易產生“高質能力”義。例句(10)(11)表示“說話”或“彈琴”的能力高，例句(12)則表示“安排時間”的能力比人高。

(10) fjoŋ<sup>53</sup> sam<sup>53</sup> toŋ<sup>53</sup> voi<sup>33</sup> koŋ<sup>35-33</sup> voi<sup>53</sup>

張三 當很 會 講 話。

張三很會說話。

(11) ki<sup>55</sup> tsh<sup>33</sup> in<sup>33</sup> voi<sup>33</sup> tsh<sup>55</sup> k<sup>h</sup>im<sup>55</sup>

佢他 盡很 會 彈 琴。

他很會彈琴。 《新客》1, p.90

(12) ki<sup>55</sup> ha<sup>21</sup> voi<sup>33</sup> on<sup>53</sup> p<sup>h</sup>ai<sup>55</sup> fji<sup>55</sup> kien<sup>53</sup> ko<sup>21</sup> ŋi<sup>55</sup>

佢 □更 會 安排 時間 過比 你。

他比你更會安排時間。

主語是無生(inanimate)的，也可以表示“高質能力”，如：

(13) lia<sup>35</sup> teu<sup>53</sup> tsh<sup>55</sup> fji<sup>32</sup> tsh<sup>33</sup> voi<sup>33</sup> kam<sup>35</sup> tshuŋ<sup>33</sup> ŋin<sup>55</sup>

□兜這些 圖畫 實在 會 感動 人。

這些畫實在會感動人。《新客》2, p.28

例句(14)帶有指示副詞「an<sup>53</sup>□」（這麼/那麼）的強調形式（35調）。這個例句可以理解為表“高質能力”，但例句(14)是一種罵人話。因為謂語動詞「sai<sup>53</sup>□」是一種粗俗語。意指以「an<sup>53</sup>□」和「會」強調粗俗側面來諷刺聽話者的行為。



(14) a:n<sup>35</sup> voi<sup>33</sup> sai<sup>53</sup>

怎麼這麼吃。

□這麼 會 □吃(粗話)。

“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有關聯性。對此，范曉蕾(2016)的根據是有些語言的「會」只兼備“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兩種功能而無其他功能。本文認為這些功能其實與意志性(volitionality)有關係。意志性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以及主語上。表“慣常傾向”句子的謂語動詞是由意志無法控制的非自主動詞，比如「siau<sup>21</sup>笑」(例句15)、「pot<sup>5-32</sup> p'hiəŋ<sup>33</sup> ŋə<sup>55</sup>發病仔」(生病)(例句16)等<sup>15</sup>。無法控制的動作行為的意志性應該不會高，而且不能論其水準的高低，這樣自然就排除“高質能力”義。而謂語動詞是「講」等自主動詞的話，一般不會被理解為表示“慣常傾向”。比如，例句(10)一般不會理解為“張三很容易說話”。其次是主語。有生主語具有意志性，而無生主語沒法具有意志性(例句17)。如上所示的例句(13)亦可解釋為具有“慣常傾向”。因為主語「lia<sup>35</sup> teu<sup>53</sup> t'hu<sup>55</sup>□兜圖」(這些畫)缺乏意志性。這個例句算是介於“高質能力”與“慣常傾向”的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總而言之，主語與謂語動詞的意志性越低越可以表示“慣常傾向”。

(15) ki<sup>55</sup> toŋ<sup>53</sup> voi<sup>33</sup> siau<sup>21</sup>

她很愛笑。

佢 當 會 笑。

(16) lia<sup>55</sup> ŋak<sup>5</sup> se<sup>21</sup> ŋin<sup>55</sup> nə<sup>55</sup> toŋ<sup>53</sup> voi<sup>33</sup> pot<sup>5-32</sup> p'hiəŋ<sup>33</sup> ŋə<sup>55</sup>

這個小孩很容易生病。

□這 隻個 細人仔 小孩子 當很 會 發 病仔。

(17) t'hiət<sup>5-32</sup> vok<sup>32</sup> toŋ<sup>53</sup> voi<sup>33</sup> saŋ<sup>53</sup> lu<sup>53</sup>

鐵鍋很容易生鏽。

鐵鑊 鐵鍋 當很 會 生鹵 生鏽。

綜上所述，海陸客語的「會」還具有“心智能力”“高級能力”“慣常傾向”等功能。

### 3.1.2. 非類指事件

例句(18)的「lia<sup>35</sup> ŋak<sup>5</sup> lon<sup>35</sup>□隻卵」(蛋)是謂語動詞「k'hi<sup>53</sup>企」(站)的主語，也算是施動者。但這個施動者不像例句(09)的「恆星」那樣本來沒有將站立的能力內在於自己，而只靠其他外在的方式(此句以疑問代詞「ŋion<sup>33</sup> pan<sup>53</sup>樣般」來表示)才能站立。換言之，這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夠成立的事件，而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成立的事件。可以說這種「會」承擔“生理能力”功能。

(18) kok<sup>32</sup> lon<sup>35</sup> p'hu<sup>33</sup> si<sup>33</sup> t'əŋ<sup>21</sup> to<sup>35</sup> t'hiu<sup>33</sup> na<sup>53</sup> hi<sup>35</sup> t'hiu<sup>35</sup> tsok<sup>5</sup> hoŋ<sup>33</sup> kai<sup>21</sup> zit<sup>5</sup> ŋak<sup>5</sup> lon<sup>35</sup> mun<sup>21</sup> t'hai<sup>33</sup> ka<sup>53</sup>

磕卵孵士哥倫布 聽倒 就 拿起 酒桌□上 個的一隻個 卵 問 大家

koŋ<sup>35</sup>, "lia<sup>35</sup> ʃak<sup>5</sup> lon<sup>35</sup> ŋion<sup>33</sup> pan<sup>53</sup> ʃaŋ<sup>21</sup> voi<sup>33</sup> k<sup>hi</sup><sup>53</sup> ts<sup>hai</sup><sup>33</sup> tsok<sup>5</sup> hoŋ<sup>33</sup> ?"

講 「□這隻卵樣般怎樣正會企站在桌□上？」 《新客》2, p.82

哥倫布聽到就拿起酒桌上的一個蛋問大家說「這個蛋怎樣才能站在桌子上呢？」<sup>16</sup>

如此，海陸客語的「會」亦可用於限定的、非類指性的事件。下面討論一下其他例句。例句(19)以及(20)表達的不是一般的游泳能力或英語能力，而是一種程度或特定的能力，其事件是非類指的。例句(21)的“閉著眼睛”是“開車”能力的限定。例句(22)表示的是以“跑累”為內在的限定狀況。例句(23)是以「門鎖開了」為外在條件的。

(19) ki<sup>55</sup> voi<sup>33</sup> ts<sup>hiu</sup><sup>55</sup> ʒit<sup>5-32</sup> kuŋ<sup>53</sup> li<sup>53</sup>. 他能游一公里。

佢會 泗游 一 公里。

(20) ʃoŋ<sup>53</sup> sam<sup>53</sup> kai<sup>21</sup> ʒin<sup>53</sup> ŋi<sup>53</sup> voi<sup>33</sup> koŋ<sup>35-33</sup> to<sup>21</sup> lau<sup>53</sup> mu<sup>53</sup> ŋi<sup>53</sup> k<sup>hiu</sup><sup>33</sup> ʒoŋ<sup>33</sup> liu<sup>55</sup> liak<sup>32</sup>

張三 個的 英語 會 講 到 摻跟 母語 共樣一樣 流掠流利。

張三能把英語說得像母語一樣流利。

(21) ʃoŋ<sup>53</sup> sam<sup>53</sup> muk<sup>5-32</sup> ʃu<sup>53</sup> hap<sup>32</sup> lok<sup>32</sup> hi<sup>21</sup> ʒa<sup>35-33</sup> voi<sup>33</sup> k<sup>hoi</sup><sup>53</sup> ʃ<sup>ha</sup><sup>53</sup>

張三 目珠眼睛 合落去 也 會 開車。

張三閉著眼睛也能開車。

(22) ʃoŋ<sup>53</sup> sam<sup>53</sup> ts<sup>eu</sup><sup>35-33</sup> toŋ<sup>53</sup> t<sup>hiam</sup><sup>35</sup> m<sup>55</sup> voi<sup>33</sup> t<sup>hin</sup><sup>53</sup> t<sup>hu</sup><sup>53</sup> le<sup>53</sup> 張三跑得累得不能動。

張三 走跑 當很 恹累 唔 會 □動動 了。 =例句(01)

(23) mun<sup>55</sup> so<sup>35</sup> k<sup>hoi</sup><sup>53</sup> le<sup>53</sup>, kai<sup>55</sup> ʃak<sup>5</sup> ts<sup>hui</sup><sup>33</sup> fam<sup>33</sup> voi<sup>33</sup> t<sup>ho</sup><sup>55</sup> ts<sup>eu</sup><sup>35</sup> le<sup>53</sup>

門鎖 開 了, □那 隻個 罪犯 會 逃走 了。

門鎖開了，那個罪犯可以逃走了。

范曉蕾(2016)指出漢語共同語「能」承擔“生理能力”義(例句24b)以及與此有關聯的“條件可能”義(例句24c)。表這些詞義的句子均有動作的非類指性、有條件性以及低穩定性等特點。而兩者之間的不同點是前者有內在條件而後者有外在條件。比如，例句(24b)表示有體力等內在條件而有力量搬動特定的箱子。這是非類指性的動作，而且這種能力因身體狀況等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其能力不穩定。就例句(24c)來說，「進家門」的條件「鑰匙找到了」是外在的。「能」與「會」都屬於“內在可能”(范曉蕾2011 :61)。具有「會」的句子則有動作的類指性以及無條件性而表現出高穩定性等詞義特點，與「能」相對立。例句(24a)所示的動作「說英語」是類指性的動作，也沒有任何條件，穩定性高。

(24) a. 小王會說英語。

范曉蕾(2016 :222)

- b. 他能搬動這個大箱子。 范曉蕾(2011 :61)  
 c. 鑰匙找到了，我們能進家門了。 范曉蕾(2016 :197)

再看一下海陸客語「會」的例句。例句(19)~(22)的「會」表示“生理能力”，而例句(23)的「會」則表示“條件可能”。

蔣紹愚(2007:5)也早指出現代漢語共同語的“能力”義「會」不能用於非類指性的事件，而《朱子語類》之中則有非類指性的「會」(「會3」)。這大致相當於范曉蕾(2016)的“條件可能”<sup>17</sup>。

- (25) 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 只有周室人能這樣說。  
 《朱子語類》(引自蔣紹愚2007:5) = 例句(03)  
 (26) 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 人如果讀《左傳》讀得熟，實在能夠趨利避害。  
 《朱子語類》(引自蔣紹愚2007:5) = 例句(04)

「會3」在蔣紹愚(2007)提出的語法化路徑中介於「會1」與「會4」之間(參看圖1)。而范曉蕾(2016)構擬出來演變路徑卻沒有與「會3」相對應的“條件可能”(參看圖3)。如果有的話，它應該介於“心智能力”與“條件必然”之間。海陸客語的“條件可能”義「會」就可以填補這個空白。

綜上所述，海陸客語的「會」還具有“生理能力”以及“條件可能”義。

### 3.2. “可能性”義

“可能性”義屬於認知情態範疇(epistemic modality)。如在上面已經提到，“可能性”義有一定的幅度。「會」可用於由真實度最高的事件到真實度相對低的事件。

我們先看一下范曉蕾(2016)所分類出來的“條件必然”的例子<sup>18</sup>。這些句子都表示(根據經驗任何人都認為)發生機率很高的事件，因此說話者的主觀性極低。這種事件是由內在與外在的條件所促成的。例句(27)~(29)的條件是隱性的。主語「ŋin<sup>55</sup>人」「fui<sup>21</sup> p<sup>h</sup>ian<sup>33</sup>肺病」「pet<sup>5-32</sup> foŋ<sup>53</sup> kai<sup>21</sup> ho<sup>55</sup> pa<sup>21</sup>北方個河壩」(北方的河)都有某種內在的條件，而外在條件促成謂語動詞所示的事件。就是「人」總會生病的，而某種條件促使生病(例句27)。「肺病」是有某種病菌感染人而在某種情況下引起病狀(例句28)。氣溫降到某度，水就自然結冰(例句29)。與此相反，例句(30)和(31)的外在條件是顯性的。比如，稻子活的條件是用水泡(例句30)，「ʒun<sup>33</sup> heu<sup>55</sup>潤喉」的條件是「ʃit<sup>32</sup> ka<sup>53</sup> lam<sup>35</sup>食橄欖」(例句31)。如范曉蕾(2016)所指出，這些句子表示的事件都是慣常性的。就是過去某件事反復發生這個事實保證將來也發生相同類型的事件。

- (27) ŋin<sup>55</sup> voi<sup>33</sup> pot<sup>5-32</sup> p<sup>h</sup>ian<sup>33</sup>, ʃin<sup>55</sup> sien<sup>53</sup> m<sup>55</sup> voi<sup>33</sup> pot<sup>5-32</sup> p<sup>h</sup>ian<sup>33</sup> 人會生病， 神仙不會生病。  
 人 會 發病<sub>生病</sub>， 神仙 唔 會 發病。

- (28) fui<sup>21</sup> p<sup>h</sup>ian<sup>33</sup> voi<sup>33</sup> f<sup>h</sup>ei<sup>21</sup> ŋin<sup>55</sup> 肺病會感染人家。  
肺病 會  感染 人。
- (29) pe<sup>t</sup><sup>5-32</sup> foŋ<sup>53</sup> kai<sup>21</sup> ho<sup>55</sup> pa<sup>21</sup> laŋ<sup>53</sup> t<sup>h</sup>ien<sup>53</sup> ha<sup>21</sup> voi<sup>33</sup> ke<sup>t</sup><sup>5-32</sup> pen<sup>53</sup> 北方的河冬天會結冰。  
北方 個的 河壩河 冷天冬天  更 會 結冰。
- (30) vo<sup>55</sup> ə<sup>55</sup> oi<sup>21</sup> fui<sup>35</sup> zim<sup>21</sup> nen<sup>35</sup> f<sup>h</sup>aŋ<sup>21</sup> voi<sup>33</sup> saŋ<sup>53</sup> 稻子要用水泡著才會活。  
禾仔 稻子 愛要水 蔭泡  著 正才 會 生活。
- (31) ʃit<sup>32</sup> ka<sup>53</sup> lam<sup>35</sup> voi<sup>33</sup> ʒun<sup>33</sup> heu<sup>55</sup> 吃橄欖會潤喉。  
食 橄欖 會 潤喉。

下面的例句(32)也是根據過去已經反復發生過的行為表示一種行為的慣常性，其真實度相對高。這個句子表示住在遠處的女兒回到家時家人的慣常行為。

- (32) ka<sup>35-33</sup> si<sup>35</sup> ki<sup>55</sup> oi<sup>21</sup> f<sup>h</sup>on<sup>35</sup> vuk<sup>5</sup> ha<sup>53</sup>, voi<sup>33</sup> sen<sup>53</sup> ta<sup>35-33</sup> t<sup>h</sup>ien<sup>33</sup> fa<sup>21</sup> f<sup>h</sup>on<sup>35</sup> loi<sup>55</sup>, kok<sup>5</sup> t<sup>h</sup>in<sup>33</sup> ʃi<sup>55</sup> kien<sup>53</sup>; to<sup>21</sup>  
假使假如 佢 愛要轉回 屋下家， 會 先 打 電話 轉來， 確定 時間； 到  
oi<sup>21</sup> f<sup>h</sup>on<sup>35</sup> kai<sup>55</sup> ŋit<sup>5</sup> a<sup>35</sup>, f<sup>h</sup>it<sup>32</sup> tsiap<sup>5</sup> ts<sup>h</sup>o<sup>53</sup> f<sup>h</sup>a<sup>53</sup> to<sup>21</sup> kai<sup>53</sup> lu<sup>33</sup>, ŋai<sup>55</sup> voi<sup>33</sup> hi<sup>21</sup> tsiap<sup>5</sup> ki<sup>55</sup>, kia<sup>55</sup>  
愛 轉  那 日 啊， 直接 坐 車 到 街路大街， 我 會 去 接 佢，  她的  
ma<sup>55</sup> ma<sup>53</sup> voi<sup>33</sup> f<sup>h</sup>un<sup>35-33</sup> p<sup>h</sup>i<sup>33</sup> teu<sup>53</sup> ʃit<sup>32</sup> e<sup>21</sup> ten<sup>35</sup> ki<sup>55</sup> f<sup>h</sup>on<sup>35</sup> loi<sup>55</sup> vuk<sup>5</sup> ha<sup>53</sup>.  
媽媽 會 準備  些 食  的 等 佢 轉來 屋下。 《一日》 p.26  
假如她要回家， 會先打電話回來， 確定時間； 等要回來那天， 直  
接坐車到大街上， 我會去接她， 她媽媽會準備一些點心等她回家  
吃。

說話者的主觀性越高，事件的真實度就會越低。這時「會」表示的是一種可能性。這種句子相當於范曉蕾(2016)的“認識必然”。例句(33)表示說話者認為「你」有可能著涼。其實穿少也不一定著涼。例句(34)表示說話者否定他來的可能性。例句(35)表示說話者反問他偷東西的可能性。例句(36)則表示說話者（父親）認為聽話者（兒子）可能明年看到運河。

- (33) ŋi<sup>55</sup> f<sup>h</sup>ok<sup>5-32</sup> an<sup>53</sup> ʃau<sup>35</sup>, voi<sup>33</sup> laŋ<sup>53</sup> to<sup>35</sup> 你穿這麼少，會感冒的。  
你 著穿  這麼 少， 會 冷倒著涼。
- (34) ki<sup>55</sup> ʒiu<sup>53</sup> si<sup>33</sup> ts<sup>h</sup>in<sup>55</sup>, m<sup>55</sup> voi<sup>33</sup> loi<sup>55</sup> 他有事，不會來。  
佢 他 有 事情， 唔 不 會 來。
- (35) ki<sup>55</sup> si<sup>55</sup> he<sup>21</sup> ha<sup>21</sup> m<sup>55</sup> hau<sup>21</sup> tuk<sup>32</sup> ʃu<sup>53</sup> t<sup>h</sup>in<sup>33</sup> t<sup>h</sup>in<sup>33</sup>, lai<sup>33</sup> voi<sup>33</sup> t<sup>h</sup>eu<sup>53</sup> ŋin<sup>55</sup> e<sup>21</sup> tun<sup>53</sup> si<sup>53</sup> no<sup>35</sup>.  
佢  係只是  更 唔 好 喜歡 讀書 定定而已， 哪 會 偷 人  的 東西 啫。

《一日》p.6

他只是比較不愛讀書罷了，哪會偷人東西啫。

- (36) tʰoi<sup>55</sup> van<sup>55</sup> ʒa<sup>35</sup> ʒiu<sup>53</sup> ʒit<sup>5</sup> tʰam<sup>33</sup> ʒun<sup>33</sup> ho<sup>55</sup>, tʰoi<sup>55</sup> nam<sup>55</sup> tʰeu<sup>21</sup> to<sup>21</sup> on<sup>53</sup> pʰin<sup>55</sup> tʰin<sup>33</sup> ton<sup>35</sup>,  
 臺灣 也 有 一 站段 運河, 台南 透到通往 安平[地名] 盡很 短,  
 se<sup>21</sup> ʃon<sup>55</sup> ʒi<sup>55</sup> tui<sup>21</sup> on<sup>53</sup> pʰin<sup>55</sup> loi<sup>55</sup> to<sup>21</sup> tʰoi<sup>55</sup> nam<sup>55</sup> tet<sup>5</sup>. ŋi<sup>55</sup> maŋ<sup>55</sup> ŋien<sup>55</sup> siu<sup>53</sup> hok<sup>32</sup> li<sup>53</sup> haŋ<sup>55</sup> ʃi<sup>55</sup> tsiet<sup>5</sup>  
 細船仔小船 對從 安平 來到 台南 得能。你 明年 修學旅行 時節時候  
 ʒit<sup>5</sup> tʰin<sup>33</sup> voi<sup>33</sup> kʰon<sup>21</sup> to<sup>35</sup>. 《新客》2, p.69  
 一定 會 看倒。

臺灣也有一段運河，台南通往安平很短，小船可以從安平來到台南。你明年修學旅行的時候一定會看到。

綜上所述，海陸客語的「會」也具有“條件必然”和“認識必然”功能。

### 3.3. “未然”義

海陸客語的「會」可以單獨表示將來要發生某種事件。本文將這個功能叫做“未然”。“未然”義包含“計劃性將來”義。其實“計畫性將來”是由「tʰien<sup>53</sup> koŋ<sup>53</sup> ŋit<sup>5</sup> ʃau<sup>53</sup> ʃin<sup>55</sup>天光日朝晨」（明天早上）（例句37）、「tʰien<sup>53</sup> koŋ<sup>53</sup> ŋit<sup>5</sup> ʃip<sup>32</sup> tiam<sup>35</sup>天光日十點」（明天十點）（例句38）等時間詞來承擔的，因此可以省略「會」<sup>19</sup>。

- (37) li<sup>53</sup> tʰoŋ<sup>55</sup> tʰien<sup>53</sup> koŋ<sup>53</sup> ŋit<sup>5</sup> ʃau<sup>53</sup> ʃin<sup>55</sup> (voi<sup>33</sup>) ʒiu<sup>53</sup> ʒit<sup>5-32</sup> ʃak<sup>5</sup> ʃan<sup>35-33</sup> lan<sup>33</sup> fui<sup>33</sup>  
 禮堂 天光日明天 朝晨早上 (會) 有 一 隻 展覽會。  
 禮堂明天上午(會)有一個展覽。
- (38) tʰeu<sup>55</sup> ka<sup>53</sup> kai<sup>21</sup> fui<sup>33</sup> ʒaŋ<sup>55</sup> ki<sup>53</sup> tʰien<sup>53</sup> koŋ<sup>53</sup> ŋit<sup>5</sup> ʃip<sup>32</sup> tiam<sup>35</sup> (voi<sup>33</sup>) to<sup>21</sup> tʰoi<sup>55</sup> pet<sup>5</sup>  
 頭家老闆 個的 飛行機飛機 天光日明天 十點 (會) 到 台北。  
 老闆的飛機明天十點({會/要})到台北。
- (39) kin<sup>53</sup> li<sup>53</sup> pai<sup>21</sup> ŋi<sup>33</sup> (voi<sup>33</sup>) loi<sup>55</sup> ʃoŋ<sup>53</sup> pan<sup>53</sup>  
 經理 拜二星期二(會) 來 上班。 經理禮拜二({會/要})來上班。
- (40) kuŋ<sup>53</sup> tsok<sup>5</sup> on<sup>53</sup> pʰai<sup>55</sup> ʒi<sup>35</sup> kin<sup>53</sup> ho<sup>35-33</sup> ʃe<sup>21</sup> le<sup>53</sup>, ki<sup>55</sup> ha<sup>33</sup> pan<sup>21</sup> ŋien<sup>55</sup> (voi<sup>33</sup>) tʰo<sup>53</sup> tʰoi<sup>55</sup> pet<sup>5</sup> kuŋ<sup>53</sup> tsok<sup>5</sup>  
 工作 安排 已經 好勢好 了, 佢 下半年 (會) 坐在 台北 工作。  
 工作安排已經定了，他下半年(會)在台北工作。

范曉蕾(2016:205)指出漢語族語言的「會」沒有表“將來時制”的功能而有表“計畫性將來”的功能，必須與時間詞一起使用。因為「春節會到了」「公司會下班了」等句子因缺少這種分成，



本(49c)、英語版本(49d)的譯文如下<sup>20</sup>：

- (49) a. 我鄭重地告訴你們，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聖經》p.170  
 b. Ngài sùt-chhai lâu ngi-têu kóng, ngi-têu tông-chûng yû yit-ke ngin oi chhut-mai ngài.  
 佢我 實在 搵和 你等<sub>你們</sub> 講，你等 當中 有一個人 愛 出賣 佢。  
 《客語聖經》p.230  
 c. Góa sít-sít kā lín kóng, lín tiong-kan chhì láng beh bōe góa.  
 我 實實 給 恁<sub>你們</sub> 講，恁 中間 一人 欲要 賣 我。 《新約附詩篇·箴言》p.304  
 d. I tell you the truth, one of you is going to betray me.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1984)  
 p.936.

漢語共同語版用「要」，四縣客語版用「oi愛」，臺灣閩南語版用「beh欲」，英語版則用‘is going to’等標記。這些詞語均表示出賣耶穌這個行為將要發生，就是“未然”義。其根據有二。第一為《最後晚餐》的情節。據〈約翰福音〉第13章的記載，耶穌說這句話時，已經知道魔鬼把出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大(Judas Iscariot)心裡。因此對耶穌來說，猶大出賣他的這個行為已經開始，是一個實現度很高的事件。第二為標記的詞義。「要」「oi愛」「beh欲」均有“意願義”與“未來義”(鄭縈2003:114-115)。這些例句當中“出賣”的主語均為有意志的人而且「出賣」「chhut-mai出賣」「bōe賣」等動詞所指的行為是由意志可以控制的。比如，漢語共同語的「要」限定於“未來義”的條件是：主語為無生；謂語動詞為非自主（意志無法控制）等（石毓智2010:250-251）。除了具有這種條件的場合之外，「要」自然兼表“意願義”與“未來義”。可以說意願做某種事就隱含將來發生某種事。因此例句(49)的「要」「oi愛」「beh欲」等標記也都應該具備這兩種詞義。而英文版的‘is going to’則表示「現在已經發生或者已經具有發生根據的將來時」（石毓智2010:249）。這正符合〈約翰福音〉的情節。所以漢語共同語、四縣客語、臺灣閩南語的標記也可以理解為表示“未然”。據筆者的調查，例句(48)的「會」也可以換成「oi<sup>21</sup>愛」（要）。因此可以說這句話的「會」也是“未然”標記。

下面討論一下謂語是靜態(stave)動詞的情況。這時「會」也可以表示將來的變化，如：

- (50) lia<sup>55</sup> lui<sup>55</sup> fa<sup>53</sup> voi<sup>33</sup> fuŋ<sup>55</sup> 這朵花（以後）會變紅。  
 □ 這 蕊 花 會 紅。  
 (51) lia<sup>55</sup> liap<sup>5</sup> kam<sup>53</sup> mǝ<sup>55</sup> voi<sup>33</sup> tʰiam<sup>55</sup> 這個橘子（以後）會變甜。  
 □ 這 粒 柑仔 橘子 會 甜。

例句(52)的謂語也是表靜態的，但不能成立，這是因為語言之外的情況影響判斷。在一般的

情況下，樹上的橘子的味道過了一段時間後變酸的機率很低或根本沒有，與此相反變甜的機率就會很高。而酒類的味道隨著時間的遷移變酸的機率相對高，因此例句(53)則能成立。例句(54)不能成立的原因也跟例句(52)相同，是一般的房間不會變小的緣故。

- (52) \*lia<sup>55</sup> liap<sup>5</sup> kam<sup>53</sup> mə<sup>55</sup> voi<sup>33</sup> son<sup>53</sup>                      這個橘子（以後）會變酸。  
 這 粒 柑仔 橘子 會 酸。
- (53) ŋi<sup>55</sup> kiuk<sup>5(-32)}</sup> kai<sup>21</sup> tsiu<sup>35</sup> voi<sup>33</sup> son<sup>53</sup>                      你釀的酒（以後）會變酸。  
 你 焗釀 個的 酒 會 酸。
- (54) \*kai<sup>55</sup> kien<sup>53</sup> foŋ<sup>55</sup> kien<sup>53</sup> voi<sup>33</sup> se<sup>21</sup> kien<sup>53</sup> mo<sup>55</sup>                      那個房間（以後）會變小嗎？  
 那 間 房間 會 細間(房間)小 無嗎？

最後簡單地討論一下時制(tense)的問題。*Kleine Hakka-Grammatik*以及Hashimoto(1973)都指出客語「會」表示“將來時”。如上所示的例句(46)(47)都是敘述部分，是描寫已經發生過的過去時事件。因此可以說這些句子的「會」表示過去時的“未然”。可見，「會」不屬於時制範疇，而至少部分屬於體貌範疇表示動作行為將要發生。

總而言之，「會」的“未然”義至少包括“計畫性將來”，涵蓋的範圍比范曉蕾(2016)分析的「會」的詞義還廣一點。

#### 4. 印尼陸豐客語的「會」

Schaank(1897)<sup>21</sup>所紀錄的印尼陸豐客語是與臺灣海陸客語同一個系統的，均源自廣東海陸豐地區。印尼陸豐客語「會」也具有“能力”義（包括“心智能力”“生理能力”等）、“可能性”義（“條件必然”或“認識必然”）以及“未然”義。例句(55)(56)表示“心智能力”。例句(57b)是可能補語結構，表示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有一定的“不能治癒”的條件。例句(57a)的語義和(57b)是相同的。因此條件是內在的時候，「會」承擔“生理能力”義。如果條件是外在於參與者的，「會」則承擔“條件可能”義。例句(58)表示“可能性”義或“未然”義。感冒好轉自然出現嗓子不啞的狀況。但這個句子的從句表示已然事件（感冒好了），主句表示未然事件（嗓子不啞）。因此也可以認為「會」承擔“未然”功能。例句(59)表示他離死不遠的狀態。換言之，「死」是實現程度高的將來事件。因此可以說這個「會」承擔“未然”功能。但它也有承擔“認識必然”義的可能性。因材料有限，暫時無法進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 (55) Ki<sup>5</sup> woi<sup>7</sup> kong<sup>2</sup> T'ong<sup>5</sup>-njin<sup>5</sup> woi<sup>1</sup>.                      He can speak Chinese.  
 佢 會 講 唐人話 漢語。                      Schaank(1897:50 [1979:58])



- (56) Ki5 woi7 sia2. He can write.  
 佢 會 寫。 Schaank(1897:35 [1979:41])
- (57) a. Kia1 phiang7 m5-woi7 ho2.  
 他的 病 唔 會 好。  
 b. Kia1 phiang7 ho2 m5-tet4. His illness can not be cured.  
 病 好 唔 得。 Schaank(1897:66 [1979:79])
- (58) Lang1 ho1-liau2, heu5-len5 m5-woi7 tsau1.  
 冷感冒  <sup>22</sup>好了, 喉嚨喉嚨 唔 會 燥乾燥。  
 When the fever has passed, the throat will not be dry anymore. Schaank(1897:66 [1979:79])
- (59) Tsam2-to2 ki5 woi7 si2. He is just about dead.  
 倒幾乎 佢 會 死。 Schaank(1897:40 [1979:46])

## 5.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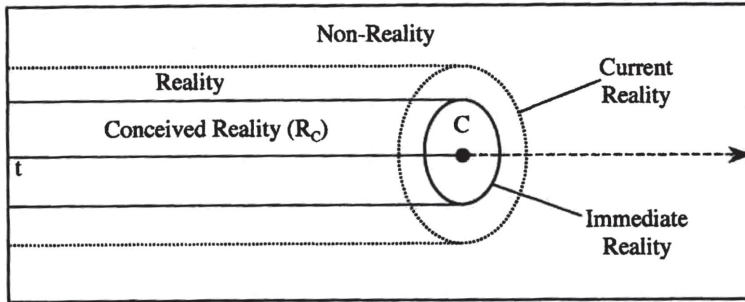
海陸客語的「會」大致具有三項詞義,即,“能力”義(包括范曉蕾(2016)所定義的“心智能力”“高質能力”“慣常傾向”“生理能力”“條件可能”等)、“可能性”義(包括“條件必然”“認識必然”等)以及“未然”義(包括“計畫性將來”等)。海陸客語「會」的詞義比范曉蕾(2016)所討論的「會」類情態詞義多了“生理能力”“條件可能”以及“未然”義,其涵蓋範圍更廣泛<sup>23</sup>。本文認為,這種情況可以支持蔣紹愚(2007)提出的「會」的語法化途徑。因為在海陸客語的「會」就有其他漢語族語言所沒有的「會3」(“條件可能”)。

下面補充討論一下有關問題。筆者在田野調查當中請合作人將不帶「會」字的漢語共同語的句子翻譯成客語的時候,他有時加上「會」字翻譯。這可能是與他想像的語境有關。Cheng(1985)指出,官話表事件實現(已然)的時候需要體貌標記「了」,而表非實現(未然)時用不用「會」等標記是任意的。與此相反,閩南語表實現時不一定都需要實現標記(「ū有」),而表非實現時就需要其標記(「ē解」「beh欲」等)。換言之,官話將有標(marked)形式用於已然事件,而閩南語將有標形式用於未然事件。閩南語和官話之間有標形式正相反。海陸客語也可能類似於閩南語。表示業已實現的事件時,句子不必需要專用的實現標記「ziu<sup>53</sup>有」等,但需要一種終結點(endpoint),比如,數量成分、動作的終點等(遠藤2010)。沒有這些終結點時,句子會不穩定。本文認為這時合作人就給它加上非實現標記「會」要把句子穩定下來。

Langacker(2008:301)對於時制(tense)以及情態(modality)提出了圖4所示的模式。這個模式把狀況分為“現實”(Reality)和“非現實”(Non-Reality)。圖中的C為“概念建構者”(conceptualizer)。“現實”與“非現實”均為由C認定的。C周圍的圓圈為“最接近的現實”(Immediate Reality),是C直接知覺的部分。“現實”不是單純的也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時間的遷移(由t所示的直線以及帶有

箭頭的破線來表示)不斷發展的。“最接近的現實”後面的圓筒為回憶現實(Conceived Reality),是C認為現實的。“現行的現實”(Current Reality)為事件正在產生、發達的領域。英語的情態助動詞(modal auxiliary verb)將動詞所表現的過程(process)置於“非現實”領域,而時制在“現實”領域起作用(Langacker2008 :300-302)。本文認為海陸客語的情態標記「會」也和英語的情態助動詞相同主要在“非現實”領域起作用。就“未然”義而言,如例句(47)所示,「會」所指的事件具有業已開始的可能性,那麼它還包括“最接近的現實”等“現實”領域的一部分。

圖4 Langacker(2008:301)的認知模式



「會」還可以在過去的非現實領域起作用。例句(60)(61)的事件是業已結束的,但是說話者沒有親自確認過。此種「會」承擔“認識必然”功能。

- (60) ki<sup>55</sup> tʰa<sup>53</sup> pu<sup>53</sup> ŋit<sup>5</sup> ʒit<sup>5-32</sup> tʰin<sup>33</sup> voi<sup>33</sup> to<sup>21</sup> tʰoi<sup>55</sup> pet<sup>5</sup> le<sup>53</sup>                    他昨天一定到台北了。  
       佢 昨晡日昨天 一定 會 到 台北 了。
- (61) ki<sup>55</sup> kʰo<sup>35-33</sup> nen<sup>55</sup> voi<sup>33</sup> loi<sup>55</sup> ko<sup>21</sup> lia<sup>55</sup> vui<sup>33</sup>    他也許來過這裡。  
       佢 可能 會 來 過 口位這裡。

在圖4認知模式裡面,「會」與實現情態標記「有」呈互補格局。即,「會」在“非現實”領域起作用,而「有」則在“現實”領域起作用。表慣常體(habitual)的句子可以用這兩種標誌,如:

- (62) ʃoŋ<sup>53</sup> sam<sup>53</sup> ŋit<sup>5-32</sup> ŋit<sup>5</sup> {ʒiu<sup>53</sup> / voi<sup>33</sup>} hi<sup>21</sup> ʃi<sup>33</sup> ʃʰoŋ<sup>55</sup> mai<sup>53</sup> tʰoi<sup>21</sup>    張三天天都去市場買菜。  
       張三 日日天天 {有 / 會} 去 市場 買菜。

慣常體指的是動作行為的反復性。說話者根據過去的反復性動作行為預測將來也會發生同樣的動作行為。換言之,是將曾經發生過的動作行為延伸到將來。可以說是包括“現實”領域與“非現實”領域的跨領域事件。因此,海陸客語可以將「會」與「有」用於此種事件。

## 註釋

- 1 本文是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平成28~30年度基盤研究C一般、課題番號：16K02700）資助而進行的研究成果之一。
- 2 海陸客語分佈於臺灣北部的桃園、新竹等地。居住在這裡的客家人大部份來自以廣東海豐、陸豐等地為中心的地區，故稱「海陸」。據《中國語言地圖集 第2版 漢語方言卷》（2012年，商務印書館）的記載，海陸客語屬於海陸片，與廣東陸河縣、海豐縣以及陸豐市的客語均屬於同一個方言區。
- 3 文中引用海陸客語的詞語時，用IPA（國際音標）以及漢字（有音無字的語素則用「□」）再加上引號（「」）來表示。該詞語第二次引用時，就省略IPA。
- 4 合作人是退休國小老師詹智川先生。詹老師是新竹縣新埔人，1939年出生。此次也承蒙了詹老師的熱心協助，在此謹致謝忱。
- 5 漢字版本前言以及羅馬字版本末頁都提到這個課本是以海陸客語為準的。其實這個課本還有一些有待討論的問題。比如，《新客》的小稱詞是ze（羅馬字）。其音值有可能是[zɿ]，也類似於《陸豐》（後叙）所反映的印尼陸豐客語的小稱詞。而現代海陸客語的小稱詞是[ə<sup>55</sup>]。其差別很明顯。現在根據該課本的前言，暫且將它當作臺灣海陸客語的語料來處理。
- 6 海陸客語的上聲（35調）字和陰入（5調）字其後帶別的音節時，分別變調成33調（=陽去）和32調（=陽入）。但是羅馬字版沒有這種變調的訊息，因此引用例句用五度法標聲調時，沒有標上變調後的調值。
- 7 《陸豐》的作者Simon Schaank（1861-1935）是荷屬東印度的官員，曾在萊頓大學師從Gustave Schlegel（1840-1903）讀過兩年書（Sybesma 2014:134）。但其讀書年數有不同的看法。根據英文版*The Lu-feng dialect of Hakka*（Lindauer, Bennett M.譯（1979））的橋本萬太郎先生序，荷蘭印尼政府1882年讓Schaank去萊頓大學重新讀了三年語言學。
- 8 吳中杰（2012:266）通過海陸客家的族譜以及廣東海陸豐等地客家話的分析總結出普寧市西部、惠來縣西北隅、陸豐市東北部、海豐縣東北部以及陸河縣新田是臺灣海陸客語的源頭區域。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 第2版 漢語方言卷》的客家話分佈圖，惠來、普寧、揭陽等地均屬閩語區而不是客語區，豐順屬於客家話粵台片梅惠小片。現在的陸豐市以及海豐、陸河均屬客家話海陸片，與臺灣海陸客語相同。
- 9 據筆者淺見，客語的先行研究不太注意到「會」的功能。如，羅肇錦（1984[1988]）、何耿鏞（1993）、謝永昌（1994）、項夢冰（1997）、鍾榮富（2004）、賴文英（2015）等專書都沒有討論「會」。橋本萬太郎（1972）、徐兆泉編（2009）等詞彙集、辭典也沒有詳細的描寫。不太被關注的原因可能是客語「會」與漢語共同語「會」詞義相近的緣故。
- 10 Henne（1966:96）將香港沙頭角（Sathewkok）客語的fój（相當於「會」）翻譯成將來時的

will。

- 11 這可能是由研究範圍的不同所致。後兩位專門討論屬於情態範疇的「會」，因此沒有討論屬於時間範疇的“將來時”義。
- 12 巴色會是基督教新教組織，其總部在瑞士巴色城。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主要在廣東的客語區傳教。*Kleine Hakka-Grammatik*是他們出版的著作之一。原版是德文。本文根據Chappell & Lamarre (2005) 的英文版。
- 13 鄭縈 (2003) 沒有提到客語的次方言。但在表格當中也收錄東勢客語的例子，因此她說的「客語」應涵蓋臺灣所有的客語。
- 14 《朱子語類》例句的漢語共同語譯是由筆者翻譯的。
- 15 范曉蕾 (2016:207) 所舉的例句的謂語也都是“哭”“生病”等非自主類。
- 16 例句 (18) 是照合作人詹智川老師的建議對《新客》的例句加以調整的。除了「會」之外，這個句子還可以使用「nen<sup>55</sup>能」、「nen<sup>55</sup> keu<sup>21</sup>能夠」、「tsɔ<sup>21</sup> tet<sup>5</sup>做得」(可以) 等情態詞 (例句 (19) ~ (21)、(23) 的「會」也相同)。漢語共同語的對譯亦可使用「會」。這個「會」則含有一些推測之意 (東京大學講師柴森老師的賜教)。
- 17 范曉蕾 (2016:197) 指出「會3」類似於她所定義的條件可能(root possibility)義。這是「外在於參與者的客觀條件決定事件的實現的可能性，大致相當於以往研究者所說的“有條件做某事”」(范曉蕾2011:61)。
- 18 范曉蕾 (2016:2037) 指出“條件必然”歸屬動力情態。而因為“條件必然”「會」表示真實度極高的事件，所以本文暫且將它置於認識情態範疇來處理。
- 19 例句 (38) ~ (40) 的「會」亦可換成「oi<sup>21</sup>愛」(要)。
- 20 例句均為原文，無加任何改動。
- 21 原版Schaank (1897) 為荷蘭文版。筆者的荷蘭文閱讀能力有限，因此本文還參考了Bennett M. Lindauer譯 (1979) 英文版。引用例句的第一行為原版的客語羅馬字文 (原來的聲調符號換為數字，即：陰平1、上聲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去7、陽入8)，第二行為筆者所附的漢字 (小字為詞義) 以及英文版的英譯。
- 22 ho1 (陰平) 有可能是上聲的ho2 (好)。
- 23 據范曉蕾 (2016) 的記載，閩語「解」的詞義類似於海陸客語的「會」。它有“心智能力”“認識必然”“條件必然”“計劃性將來”“高質能力”“慣常傾向”“生理能力”“條件可能”等。閩南語是臺灣的強勢語言。客語與閩南語之間有互動關係。因此這種詞義的共享也許是地域性的。

## 參考文獻

〈歐文〉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Yuen Ren(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ppell, Hilary and Christine Lamarre (2005)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Paris: CRLAO,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Cheng, Robert L. (鄭良偉)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Hashimoto, Manrato J.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nne, Henry (1966) A Sketch of Sathewkok Hakka Grammatical Structure. *Acta Linguistica Hafniesia*. X-1: 69-108.
- Langacker, Ronald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and S.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ey, Ch. (Charles), b. (1926)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précédé de quelques notions sur la syntaxe chinoise*.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 Sybesma, Rint (2014) A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In: Idema, Wilt L. (Ed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eiden: Brill. 127-157.
- Schaank, Simon.H. (1897) *Het Loeh-foeng-dialect*. Leiden: E. J. Brill. (影印本) (Bennett M. Lindauer 譯 (1979) *The Lu-feng dialect of Hakka* (文字と言語 研究資料5) 特定研究「言語生活を充実発展させるための教育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文字と言語班).

〈中文〉

- [Endo] 遠藤雅裕 (2010) 〈台灣海陸客語的完整體〉. 《臺灣語文研究》5-1: 37-52.
- [Fan] 范曉蕾 (2011) 〈以漢語方言為本的能性情態語義地圖〉. 《語言學論叢》43:55-100.
- [Fan] 范曉蕾 (2016) 〈助動詞「會」情態語義演變之共時構擬——基於跨語言 / 方言的比較研究〉. 《語言暨語言學》17-2:195-233.
- [He] 何耿鏞 (1993)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Jiang] 蔣紹愚 (2007) 〈從助動詞“解”、“會”、“識”的形成看語義的演變〉.《漢語學報》2007-1:2-10.
- [Lai] 賴文英 (2015) 《臺灣客語語法導論》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Li] 李小華 (2014) 《印尼客家方言與文化》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Liu] 劉還月 (2001) 《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上)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Liu] 劉英享 (2000) 《東勢客家話情態詞研究—並以「愛」與「會」為例談語法化》(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Liu] 劉月華、潘文娛、胡韡 (2002)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Lu] 盧彥傑 (2006) 〈記錄一種客家話：《LOEH-FOENG-DIALECT》(客語陸豐方言) 的語言特色〉.《語文學報》13:235-250.
- [Lü] 呂叔湘編 (1999) 《現代漢語八百詞 (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Luo] 羅肇錦 (1984) 《客語語法》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 [Luo] 羅肇錦 (1988) 《客語語法 (修訂版)》台北：學生書局.
- [Shi] 石毓智 (2010) 《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Wu] 吳中杰 (2012) 〈台灣海陸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歷史語言學研究》5:259-270.
- [Xiang] 項夢冰 (1997)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Xie] 謝永昌 (1994) 《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Xu] 徐兆泉編 (2009) 《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台北：南天書局.
- [Zheng] 鄭縈 (2003) 〈從方言比較看情態詞的歷史演變〉.《臺灣語文研究》1-1:109-145.
- [Zhong] 鍾榮富 (2004) 《台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Zhu]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日文〉
- [Hashimoto] 橋本萬太郎 (1972) 『客家語基礎語彙集』東京：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Muramatsu] 松村智雄 (2017) 『インドネシア国家と西カリマンタン華人—「辺境」からのナショナルリズム形成』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 〈語料〉
-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1984)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Lianhe] 聯合聖經公會譯 (2005) 《聖經—現代中文譯本 (修訂版)》香港：香港聖經公會.
- [Liu] 劉楨文化工作室編 (2000) 《一日一句客家話：客家老古人言》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 [Wang] 王涓臺編 (1962a) 《新客話課本》(第一~二本) 新竹：天主教華語學院.
- [Wang] 王涓臺編 (1962b) 《新客話課本：羅馬字注音》(第一~二本) 新竹：天主教華語學院.

[Taiwan] 台灣聖經公會譯 (2012) 《客語聖經—新舊約全書 漢羅對照》台北：台灣聖經公會。

[Taiwan] 台灣聖經公會編 (2004) 《新約附詩篇·箴言—白話字/台語漢字對照》台北：台灣聖經公會。